

洗 国 亡 国 叛

LIAO QIANQIUPINGLUN CONGSHU

吹 史 历

台湾 / 李敖 / 著



叛国·亡国·洗 历史·历史·吹

台湾 李敖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北京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叛国·亡国·洗 历史·历史·吹/李敖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2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ISBN 7-5057-0776-0

I. 叛… II. 李… III. ①政论—中国—现代②杂文—中
国—现代 IV ① D693. 09 ②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73 号

书名	叛国·亡国·洗 历史·历史·吹
作者	台湾 李敖著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25 字 130 千
版次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76-0/C·68
定价	5.00 元

目 录

叛国·亡国·洗

陈布雷自杀写真	(3)
“中华民国”亡国考	(29)
乱世居家泪	(37)
自己不洗别人洗	(51)
你杀鹅我就杀鸡	(63)
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	(65)
李语录	(67)
李敖札记	(71)
把敌人出版	(77)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杀气不脱集)	(81)
敲碎张杰的牌位	(91)
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93)

DK86/25

北京法源寺 (95)

《信及录》和《海国图志》..... (107)

历史·历史·吹

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么? (113)

国民党怎样变造照片、湮灭照片? (133)

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么? (139)

纸上谈钱..... (147)

头头大观..... (151)

指教..... (153)

眼睛有时候会上当..... (155)

说姓道名..... (159)

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 (161)

非驴非马..... (165)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 (169)

皮尔逊与黑资料..... (191)

附录..... (195)

后记..... (197)

叛国・亡国・洗



陈布雷自杀写真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东东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 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

陈布雷生在一八〇九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岁(一九〇六)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他的生平照传记文学社《民国名人小传》所记，简略如下：

民国元年，任教于郡城效实中学，兼任申报特约译述员半年。三月，加入同盟会为会员。三年，又任中学

教职。六月，父亲病逝，乃辞去教职，返家掌生家事及宗族事。五月，继续任课。夏，继何旋卿主持效实校政，而以副校长负实际责任。九月，兼任四明日报社撰述。六月应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之职。十年正月，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七月辞商务职，入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十一年三月，中易公司结束，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第二股长。十二年六月，辞商务事，改就修能学社之聘为国文教员。十三年六月，辞修能教职，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十六年初，偕潘公展赴南昌谒蒋总司令，二月，由蒋公介绍加入国民党。三月，返沪。四月，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五月，任中央党部书记长。八月，因蒋公辞职而返里。十月赴沪，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十七年，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社论。又在沪兼办戊辰通讯社，与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办新生命月刊。八月，北伐成功，曾随蒋总司令由南京转武汉赴北平，撰拟文稿。十八年春，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七月，再随蒋总司令赴北平，起草讲稿等。八月，就任浙江教育厅长。十二月，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二十年六月，调为政务次长，复被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九一八事变起，中枢设立特别外交委员会，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十二月出京返沪，辞教育部事。二十一年一月，重回任浙江教育厅长。军事委员会成立，发表布雷为秘书处处长（未到任）。二十三年四月，辞浙教育厅长职，赴南昌，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为蒋公佐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且

备咨询。二十四年一月，撰《敌乎友乎》一文，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南昌行营结束，布雷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撤消而解除。二月，就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四月，飞重庆，旋随蒋公赴贵州、昆明、成都、峨眉，八月回京。十一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南京，会后，以布雷为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二十五年，佐蒋公处理粤事。西安事变发生，在京昼夜奔走。二十六年二月，为蒋公撰《西安半月记》。辞中政会副秘书长职。七月赴牯岭，佐理庐山谈话会事。九月，军委会设秘书厅，张群任秘书长，布雷兼任副秘书长。二十七年，军委会改组，秘书厅撤消。五至七月，蒋公筹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布雷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程规划，并被指定为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二十八年春，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公为委员长，张群任秘书长，布雷副之。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侍从室撤消，布雷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主持戡乱宣传小组，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参与制宪、行宪工作。三十七年，国事日非，布雷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自悲情绪强化到顶点，乃于十一月十三日服下大量安眠药，遂与世长辞，欲以一死励大众，享年五十九岁。

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

从上面这一简略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布雷的显赫履历。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中正的侍从头子^①，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中正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它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作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②陈布雷身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中正文胆。蒋中正文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留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谁捏造谣言？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

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这天《中央日报》上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八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五十九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惫，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功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可惋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五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昨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办丧事，定明日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其中说：

君章省吾两兄：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此事并非突然发生，实在从今年夏天以来，即觉我已无生存人

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善后诸事我不忍预想，亦无暇预言。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时艰，断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我实在是自责自谴，无法再生存下去，神经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纸各事，请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覆塾留言。

陈布雷临死为了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③。这一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深遭邵力子的反对，蒋君章“布雷先生的幽默”（《伤逝集》）里说：

布公逝世后，遇到如何发布消息的问题？此事，布公本有遗言，照例不生问题，但邵则大加反对，他埋怨地说：“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在中常会中，邵更力言，不能照遗意发布新闻，应该把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庶几使布公之轻生，警惕党人、警惕社会。……经过邵的反对，中央的赞成，再加先总统蒋公的指示，要总统府总务局协助我处理一切，实际上等于总务局来主办，我是处于协助的地位，也无法遵行布公的遗意了。坦白的说，这件大事情的处理，实在出于我的能力之外。我所能做的事情，只是接待宾客，千篇一律的为宾客讲述布公逝世前的生活状况而已。

国民党承认不是心脏病了

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中央社讯]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十七日下午八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七时左右。本月十三日自上午十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九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守遗言，发表布雷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筐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十五日发现

陈氏十一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本社发表并提出中常会报告。中常会于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布雷先生之死，为陈天华先烈蹈海以后革命史上非常之事件，对于促成本党同志之团结与国民革命之复兴意义，至为重大。总裁及中常会认为陈氏遗书为革命史上宝贵之文献，决定送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存，与《天华集》后先辉映，永垂不朽！

留给蒋中正的信

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国民党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

蒋中正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致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解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媿媿”，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难之身，长日回皇，

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索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以来，布雷实毫末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为何“失态”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胡扯“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他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